

反 击

——痛击右倾翻案风曲艺专集



1239.07
85
3

反 击

痛击右派猖獗风山艺术集

郑州市文化馆创作组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5·125 定价0.16元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翻案不得人心。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目 录

- 批宋江 反右倾（群口词）……………祝 急（1）
- 批判会之前（河南坠子）……………郭治国（10）
- 春夜灯明（唱词）……………耿正元（16）
- 宋江害李逵（数来宝）……………黄玉芳（24）
- 工农兵狠批投降派（快板）……………刘反修（33）
- 红卫兵杀上阵（天津快板）……………张同春（39）
- 宋江与林彪（对口快板）……………雷 动 腾 急（48）
- 投降派的眼泪（相声）……………翟 梅（57）
-

批宋江 反右倾

(群口词)

帆 急

东风劲，春雷动，
战马嘶，号角鸣，
杀声阵阵惊天地，
硝烟滚滚战旗红。
亿万工农兵，
义愤填膺，
响应毛主席号召，
痛击右倾翻案风，
向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猛烈进攻！
党内的走资派，
就是复辟派，
这是历史的见证。
从伯恩施坦、考茨基，
到托洛茨基、布哈林，
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到刘少奇、林彪，

全无例外，一脉相承。
复辟派就要搞修正主义，
改变革命的路线，
充当革命的蛀虫，
从宋江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惊人相似，无一不同。
这些人，
本来都是历史的渣滓、革命的对象，
或者被洪流卷起，
或者投机革命，
一旦时机适宜，
就现出了反动阶级的本性。
《水浒》中的宋江，
出身地主阶级，
脑子里塞满了孔孟之道，
一心想高官厚禄，“青史留名”，
从他骨子缝里，
都极端仇恨农民革命。
他钻进梁山农民起义军以后，
把敢革命敢造反的好汉，
视为肉中刺、眼中钉。
他架空晁盖，
排挤革命头领。
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将“替天行道”的黑旗插山顶。

他极力宣扬孔孟之道，

死心塌地忠于朝廷。

他纠集投降派结成死党：

恶霸地主，宋朝将官，

一个个成了主要头领。

朝廷扑不灭的农民大起义，

被宋江这个投降派一手断送！

回顾历史，

警钟长鸣！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从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在他身上又看见了宋江的魔影；

酷似宋江借尸还魂，

又一个复辟倒退的幽灵。

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

和宋江一样，

一心想复辟，一心想倒退。

就是他，

伙同刘少奇，

攻击合作化，

大刮“三自一包”的妖风；

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

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手上沾满革命群众的鲜血，
尚未擦净，
如今又搞复辟，
大刮右倾翻案妖风！
历史的经验，
现实的斗争，
向革命人民指出：
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
在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
他就要搞修正主义，
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充当资产阶级的卫道士，
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他步宋江的后尘，
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鼓吹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大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
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他和宋江一样，
是钻进革命队伍中的一条蛀虫！
他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
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向无产阶级倒算反攻！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雨后春笋、欣欣向荣！
开门办学，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走出高楼深院，
打破资产阶级的禁城，
学工、学农、学军，
批判资产阶级，
投身火热的阶级斗争，
工农兵上、管、改大学，
摧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文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学好阶级斗争的主课，
攀登上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
到朝阳农学院，
从祖国的首都，
到边远的山冲，
教育革命的鲜花，
璀璨夺目，烂漫鲜红！
上山下乡，

一代新人扎根农村干革命。
千千万万个金训华，
千千万万个张勇，
似株株茁壮的幼苗，
长成千千万万棵栋梁松。
老、中、青三结合，
革命领导班子坚强兴旺；
革命样板戏，
热情歌颂历史的主人——工农兵；
赤脚医生，
贫下中农齐声称赞；
“五·七”干校，
老革命焕发青春又长征；

……

说不尽的新生事物，
数不完的宇宙繁星，
社会主义祖国，
到处是莺歌燕舞，
繁花似锦，万紫千红！
革命人民同声赞美：
新生事物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这充分证明，
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是革命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但是，现代的宋江，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却怕得要死，
恨得要命，
咬牙切齿，
杀气腾腾，
要把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煽阴风，点鬼火，
放毒箭，施诡计，
他制造奇谈怪论，大刮右倾翻案风。
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解决好”，
什么“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什么“一花独放”，
什么“从工人农民中一下提上来，一般效果不好”，
还阴阳怪气挖苦赤脚医生……
够了！
这个复辟狂，
这个老右倾，
学着宋江的样子，
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道，
象瞎眼的鼯鼠，

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长堤上打洞，

象恶毒的蛀虫，

要把社会主义参天大树蛀空！

绞杀革命，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开始了反攻：

红旗引路，

烈火在胸，

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到处是批判和声讨声。

看，我们工农兵，

擦亮炮膛，

填满弹药，

向当代的宋江——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万炮齐轰！

挥动钢铲，

举起喷药筒，

挖害鼠，

灭蛀虫，

让无产阶级专政的长堤更牢固，

让社会主义参天大树更繁荣！
加足燃料，
把炉火烧得更红，
让革命的列车，
飞奔向前，
碾碎投降派复辟的美梦！
梁山的悲剧不许重演，
叱咤风云，
驾天驭日，
有我们——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千仞险峰可攀登！
又一场阶级大搏斗，
我们信心百倍，
力量无穷，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毛主席革命路线光焰万丈，
指引我们胜利的航程。
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倒邓小平！

批 判 会 之 前

(河南坠子)

郭治国

唱的是黄河岸边高家坪，
村东头有一家窗口亮着灯。
有一位大嫂灯下坐，
她就是民兵排长高玉玲。
你看她，紧锁双眉手握笔，
心潮起伏波浪涌。
一本《水浒》桌边放，
《红旗》杂志摆正中。
公社明天召开批判会，
发言她是头一名。
专心致志作准备，
挥笔疾书忙不停。
这时候，忽听一阵脚步声，
从门外，一蹦三跳跑来一个红小兵，
鲜红的领巾胸前飘，
他本是大嫂的儿子叫小青。
“妈，你是不是给俺爸爸正写信？”

鼓励他保卫国防立战功！”

玉玲说：“我这里正写批判稿，
评《水浒》，批宋江，痛击右倾翻案风。

黑宋江投机革命上梁山，

搜肠刮肚苦钻营。

晁盖的路线他篡改，

‘忠义堂’取代了‘聚义厅’。”

‘忠义’、‘聚义’一字差，

两条路线很分明。

一条是投降皇帝求招安，

一条是敢于造反敢斗争。

自从宋江上梁山，

杏黄旗下起黑风。

到后来梁山泊农民革命被断送，

历史的教训要记清。

看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

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

鱼目混珠把人蒙。

偷偷地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

以日乱纲搞折中。”

玉玲她滔滔不绝往下讲，

小青迫不及待话出声：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和宋江念的一本经。
黑宋江泪如雨下哭晁盖，
心里暗把奸计生；
邓小平‘永不翻案’嘴上挂，
背地里咬牙切齿煽妖风。”
这位大嫂说：“宋江投降又纳叛，
黑班底渐渐培植成。
谁的造反呼声高，
谁就成了宋江的眼中钉。
因此打击李逵和吴用，
排斥阮氏三弟兄。
梁山泊权力被篡夺，
投降派控制了领导层。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和宋江一脉来相承。
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恶毒攻击‘老中青’，
极力扼杀新生事物，
拚命否定文化大革命。
他和宋江一个样，
是一条破坏革命的大蛀虫。”
母子俩你一言来我一语，
越批心里越激动。
忽听里屋一声喊，

原来是小青的奶奶被惊醒：

“小青他妈，您娘儿俩怎么还不睡，到底有了啥事情？”

小青急忙答上话：

“奶奶，我跟着俺妈一块挖蛀虫！”

（白）“半夜三更挖啥子蛀虫？”

玉玲说：“评论《水浒》批宋江，痛击右倾翻案风。”

小青说：“咱公社明天召开批判会，俺妈妈准备发言把讲台登。”

“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咋不给奶奶说一声。”

说话间翻身起了床，参加到大批判的行列中：

“小青呀，你别看奶奶我人老牙跑风，大批判我也要向前冲。评《水浒》狠批投降派，和你们一起回击右倾翻案风。”

小青一听心高兴，双手鼓掌来欢迎。

（白）玉玲说：“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光辉指示似明灯，

照得咱眼亮心更明。
用马列主义观点评《水浒》，
投降派反动面目要分清。
黑宋江低三下四求招安，
摇尾乞求宋徽宗；
‘赦书’拿到宋江手，
起义军英雄鲜血染地红。
看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大刮右倾翻案风；
倘若是修正主义路线得了逞，
国家变色，党变修，千百万阶级兄弟还会受欺凌。”
小青听了这番话，
拳头紧握眼圆睁：
“红小兵坚决和他斗到底，
要保卫铁打江山万代红。”
高大娘听了肺气炸，
历历往事涌心胸：
“三八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
黄水冲了咱高家坪。
小青他爷爷被冲走，
无奈何我抱着小青他爹去逃生。
旧社会我受尽了人间苦，
新社会幸福生活乐融融。
谁要是复辟搞倒退，

拚上老命我也要和他作斗争。

邓小平和宋江一个样，

一个破庙里两个僧。”

小青说：“还有那林彪、刘少奇，

他们是几个毒瓜一根藤。”

玉玲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对敌斗争不放松。

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

咱要人人打冲锋！”

这时候，雄鸡高唱天色亮，

三代人战斗中迎来东方红！

春 夜 灯 明

(唱 词)

耿正元

月照山道星指点，
回家路上心喜欢。
山山水水展新姿，
夜风阵阵凯歌传。
三步并作两步走，
嘿！一转眼就来到俺家门前。
耐着性子定定神，
举手刚要敲门环；
忽听得，屋里面大声小气吵嚷嚷，
就好象吵架、磨嘴动了拳。

“啊？！”我急忙忙地推开门，
要问问到底吵得为那般？

(白)进屋看，嗨！

俺爹气得胡子一根一根往上翘，
俺娘气得两只手咯咯蹦蹦直攥拳，
小弟弟嘴噘得能拴牛。

(旁白)俺哥和俺嫂子，嘿！

好象是刚刚闹翻了脸。

（白）吵得怪厉害呐！

我刚要张口问端详，

谁知道，全家人异口同声先开了言：

“好、好、好！正觉得火力不太猛，

可真巧，欢迎咱回乡的大学生来参战。”

“啊！你们还嫌吵得不厉害？

还耍我火上加油把劲添？！”

（白）这……这象话吗？！”

“哈哈！”全家人一听哈哈笑，

笑声中俺爹他从头到尾说了个全：

“孩子啊，俺们可不是磨牙斗嘴在吵架，

而是在敌前练兵准备战（哪）！

生产队明天开会评《水浒》，

咱全家一个个怒火填膺争发言，

现在讨论批判稿，

你说你该不该把劲添？”

（对白）“这……”

“哎！到底该不该添？！”

“我——嘿！大字上面加一横道，

‘天’！该添！”

听俺爹从头至尾说一遍，

霎时间愁容变笑颜。

（对白）“爹！”“啊，”“娘，”“哎！”

“俺回家也不忘阶级斗争，
今晚上就来个连续作战不下鞍。
毛主席号召评《水浒》，
把投降派的面目来戳穿；
《水浒》给宋江涂脂又抹粉，
把历史来了个颠倒颠。……”

“孩子！”俺娘没等说完插了话，
“你说说宋江这货到底是辣还是酸？”
“娘！那宋江好比枣核掉进了醋缸里，
又尖、又辣还又酸。”

“对！”俺爹一旁接了腔：
“恨不能把宋江挖出来揍几拳，
宋江这小子头发还没脸皮黑，
可真是：黑脸、黑手、黑心肝。
他是地主崽子孝孔孟，
终日想封妻荫子坐高官；
怨天尤人没门路，
摇身一变上梁山；
暂借水泊结死党，
架空晁盖篡了权。

‘聚义厅’改成‘忠义堂’，
凄惨惨，起义军受了招安。
可怜那，晁盖聚义空壮志，
皆因为，革命路线被背叛。”

这时候，俺哥和俺嫂子争着说，
荷！好象那火炮发了言。
俺嫂子说：“那宋江死了几百年，
可宋江的阴魂还不散。
今天又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风源。”
俺哥说：“这个走资派两面三刀野心大，
牛头猪嘴会长、会方、还会圆。
革命烽火滚滚起，
他哭丧着脸儿作检查：
‘我有罪，我该死，
我以后永远不翻案。’
风声刚过浪平静，
他阳奉阴违又要奸。”
俺嫂子说：“他胡诌什么‘三项指示为纲’，
阶级斗争一字不谈，
煽阴风，点鬼火，
哼！妄想复辟倒退来变天。”
俺哥说：（白）“邓小平过去就说什么：‘不管白猫黑
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今日里他又老调重弹。
‘永不翻案’是弥天大谎，
‘秋后算账’才是心腹之言。”

俺嫂子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翻案不得人心。’
咱们坚决和他对着干。”

俺哥说：“对着干，血的教训记心间，
莫要光干不问路线。”

俺嫂子说：“抓革命，促生产，
俺妇女能顶半边天。”

俺弟弟一旁沉不住气，
哟！小拳头一挥跳着喊：

“俺也和走资派对着干。

（白）谁反对毛主席，
红小兵就坚决造他的反。”

（白）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指出金光道，
千军万马齐向前。

邓小平以目乱纲耍伎俩，
效法宋江要篡权。

过去宋江不讲阶级讲‘哥们’、‘兄弟’，
把梁山泊出卖遭涂炭；

在今天，走资派不讲阶级讲‘团结’，
想叫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两种腔调一个曲，
都是想复辟倒退搞变天。

千里之堤，要严防鼠洞蚁穴，
革命阵营，要时刻警惕出内奸。”

俺娘忽的一声站起来，
语重心长地接着谈：

“啥呀？走资派还想搞变天？
还想叫咱牛马不如受熬煎？！

咱们一千个不答应，
咱们和他们不共戴天。

（白）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说啥：
阶级斗争…没有…论……”

“不！娘，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哦！对！说啥阶级斗争已熄灭，
我看哪，又是黄鼠狼给鸡来拜年。”

（白）“孩他娘，你说得对呀！”

俺爹说：“没有党和毛主席，
咱家哪能得团圆？

没有文化大革命，
咱山区哪能建成大寨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是咱的生命线、幸福线（呀）！

不许投降派出卖，
不容走资派搞演变。

反复辟，反倒退，
两种命运大决战。

党的十次路线斗争记得清，
苏联变修的教训不能重演。”

全家人都说对对对！

讲得好，讲得全！

俺娘说：“老头子，你讲得可真中，
通过学习你进步真不慢。

明天队里的批判会，
我选举你代表全家去发言。”

这个说好好好！

那个说没意见！

这一下，可把俺爹高兴坏，

“哎呀！我这次老粗也能登台大批判？！”

俺娘说：“咋啦？”

咱大老粗更要为毛主席争口气，
把社会上的奇谈怪论砸个稀巴烂。”

（白）“对！孩他娘，俺一定要发言，

树欲静风不止要擦亮双眼，

枪不响刀不见但斗争不断。

学马列讲路线奋起战斗，

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

右倾翻案风要彻底击退，

誓让文化大革命战歌震山川。

敌人从哪里进攻，

就在哪里作战！

世世代代斗下去，
让全世界旧貌变新颜。”
听俺爹一番话，
我热血滚滚荡心田。
你看那：
风吹叶动似鼓掌，
渠水潺潺齐称赞；
静静的峻岭也在想：
为啥深更春夜灯光闪？！

宋江害李逵

(数来宝)

黄玉芳

- 合 毛主席，发号召，
八亿神州战鼓敲。
- 乙 拿起笔，作刀枪，
千军万马批宋江。
- 甲 宋江孬，宋江坏，
宋江是个投降派。
- 乙 竹板打，说一回，
说说宋江害李逵。
- 甲 宋江出身是地主，
成年出入于官府。
自幼崇拜孔老二，
专门研究干坏事儿。
- 乙 李逵出身是雇农，
革命的立场最鲜明。
从小给人当长工，
敢于造反敢斗争。
- 甲 他们两个初碰头，

是在江州一酒楼。

乙 宋江和李逵一交往，
就送白银整十两。

甲 他在酒席宴上要花样，
李逵上了他的当。

乙 喝了酒，接了银，
错把宋江当好人。

甲 “嗯！这人果然讲‘义气’，”
就和他拜了把兄弟。

乙 阴谋家，黑宋江，
是个政治投机商。

甲 他投机钻营耍手段，
一心想着当大官。
权借水泊来避难，
心怀鬼胎上梁山。

乙 他和李逵上梁山，
目的可是不一般。
李逵上山为造反，
宋江上山为当官。

甲 口蜜腹剑把人骗，
又招降来又纳叛。
阴谋诡计都使完，
篡夺了梁山革命领导权。

乙 投降派，一上台，

叛徒面目露出来。

甲 假革命，真投降，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乙 公开表态不嫌丑，
愿当皇帝一条狗。

甲 磕头作揖求招安，
拿着起义军的鲜血去买官。

合 嗨！梁山好汉真不瓢，
李逵坚决反投降。
一听说，要招安，
大喝一声震九天。

甲 “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一脚把酒席给踢翻。

乙 李逵造反劲头大，
宋江又恨又害怕。

甲 到了《水浒》末一回，
就是宋江害李逵。

乙 那时候，由于宋江搞叛卖，
梁山泊，农民革命已失败。

甲 叛徒宋江真毒辣，
让起义军互相来残杀。

乙 征王庆，打方腊，
梁山将领最后只剩下三十八。

甲 大部分将领遭牺牲，

这可乐坏了宋徽宗：

乙 “宋江这条哈巴狗，
杀人果真有两手。
农民叛乱已平定，
留着他再也没啥用！”

甲 想到这儿把计定，

乙 “给宋江快把御酒送！”

甲 黑宋江，见御酒，
嘴水儿早已流出口。

乙 他抱着酒坛敞开怀，
“咕都咕都”喝起来。

甲 喝了半天没过瘾，
忽觉肚子疼得很。

乙 “哎哟！……
莫非酒里把毒药搁，
皇上为啥叫我喝（呀）？”

（白）嗯！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喝！”

甲 他一边喝，一边说：

乙 “皇上啊，您对奴才我真不错。
您给我把官封，
我也为您尽了忠。
梁山草寇已平定，
死了我也很高兴。”

甲 眼看宋江要完蛋，

临死想起事一件：

乙 “留下李逵这祸根，
死了我也不放心。”

“来人哪！”

甲 他急急忙忙把令传，
把李逵叫到他面前。

乙 他一见李逵笑盈盈，
“兄弟呀！

我想你想的可真不轻。

不说西，不说东，
我给兄弟接接风，
请您先干三大盅。”

甲 他端给李逵一杯酒，

乙 “兄弟，请！”

甲 李逵接过就进口。

乙 喝了酒，宋江道：

“兄弟呀！酒里放的有毒药。

我已喝了毒药酒，

所以对你下了手。

我爱皇帝是真情，

怕你坏了我的名。

因为你，好造反，

叫你活着太危险。

这酒是皇帝叫咱喝，

我喝得可是比你多。
眼看你，活不成，
我心里难过的不能行。”

甲 李逵听了这番话，
简直把肺都气炸。

乙 药酒的毒性已发作，
他牙关紧咬豆粒大的汗珠往下落，

合 昂首挺胸斥内奸，
满怀仇恨离了人间。

甲 想李逵，这一生，
敢革命，敢斗争，
敌人闻风胆颤惊。

乙 打童贯，他是尖兵，
揍高俅，往前冲，
踢死殷天锡，
扎死曹太公，
打翻杨太尉，
吓坏了宋徽宗。
南杀北战多英勇，
却死在宋江的酒杯中。

甲 李逵这样丧了命，
教训实在太沉痛。

乙 革命要想闹成功，
要严防内奸和蛀虫。

- 甲 黑宋江，刘少奇，
贼林彪玛也维奇（王明），
都是一样的坏东西。
- 乙 老投降派已完蛋，
今天新的又出现。
- 甲 走资派还在走，
投降派确实有。
- 乙 他们想复辟搞右倾，
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 甲 “奇谈怪论”真不少，
宣扬“今不如昔”好。
- 乙 新生事物一诞生，
他们看成眼中钉。
- 甲 臭鸡蛋硬跟石头碰，
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
- 乙 看不惯，想不通，
好象得了羊羔风。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到处念他的复辟经。
他谋抛出“三项指示为纲”藏奸计，
搞翻案、搞倒退、搞复辟。
- 甲 螳臂岂能把车挡，
投降派决没好下场！
- 乙 投降派虽没好结果，

可它对革命的影响非小可。

甲 他们一旦篡了权，
革命成果就会白白葬送完。

乙 正因为宋江篡权搞出卖，
才招致李逵被残害。

甲 为把红旗传万代，
我们要警惕内奸投降派。

乙 李逵被害教训深，
说明世上只有阶级亲。

甲 宋江是地主，李逵是长工，
他们怎么能成亲弟兄？！

乙 邓小平龇牙咧嘴搞翻案，
同当年的宋江无二般。

甲 他们的手法是折中，
复辟倒退搞修正。

合 妄图抹杀阶级斗争！

甲 这些贵族老爷若上台，
国家就要修起来。

乙 资本主义若复辟，
千百万人头要落地！

甲 同志们，莫大意，
我们千万要警惕！

（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合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

是目。”

甲 我们认真学习擦亮眼，
要坚持阶级斗争这观点。
走资派还在走，

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战斗！

甲 评《水浒》，

乙 批宋江，

合 把投降派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甲 评《水浒》，

乙 批宋江，

甲 痛击右倾翻案风，

合 同走资派斗争要坚强。

甲 反修防修紧握枪。

乙 永远跟着毛主席，

甲 永远跟着共产党。

合 高举红旗向前方，

向前方！

工农兵狠批投降派

(快 板)

刘反修

中州大地舞东风，
万紫千红春意浓，
革命形势无限好，
天地翻覆展新容。
毛主席发出战斗令，
工农兵挥笔把《水浒》评。
批判稿字字如炮弹，
万炮齐轰害人虫。
工人阶级狠批投降派，
警钟常鸣打冲锋，
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哈巴狗，
把“忠义”当作圣旨令。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革命路线他修正。
晁盖专与皇帝作对头，
宋江他恭敬皇帝当祖宗。
他是一个两面派，

他是一条变色龙。
投降派帽子给宋江戴头顶，
严丝合缝不漏风。
要警惕革命营垒出内奸，
思想上要时时刻刻敲警钟！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野心勃勃杀气腾腾。
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
猖狂向无产阶级来进攻。
挖空心思想把党的基本路线来篡改，
以目代纲抹杀阶级斗争。
以目代纲办不到，
不许修正搞折中！
党的基本路线天天讲，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航向，
筑起铜墙铁壁防修城。
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
路线端正学大庆，
“到处莺歌燕舞”一片红。
走资派还在走，革命人民要战斗，
我们要和他斗争斗争再斗争。
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们工人阶级打先锋！
贫下中农狠批投降派，
句句落地砸个坑。
评《水浒》，批宋江，
击中要害猛进攻。
宋江他鼓吹“投降有理”理通天，
“造反有罪”罪难容。
从小念的孔孟经，
“替天行道”当成座右铭。
反革命两手他惯用，
刽子手面目多狰狞。
骂晁盖犯了“弥天之罪”罪滔天，
用药酒毒死李逵黑旋风。
叛卖革命搞投降，
梁山的农民起义被葬送。
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
被宋江扼杀在摇篮中。
血的教训记在心，
要警惕内奸黑蛀虫！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群众对他造了反，
他不肯改悔继续念他的复辟经。
风头上认输发誓言，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上台不久就算账，
反攻倒算大刮翻案风。
对新生事物看不惯，
统统视为眼中钉。
拿起屠刀砍砍砍，
给新生事物定罪名。
教育革命他攻击，
企图拉回十七年前的烂泥坑。
科技战线妖风起，
念念不忘他们那个“谢绝参观”的科研厅。
文艺革命他反对，
复辟倒退吹阴风。
革命样板戏他不看，
“姊妹易嫁”他吹捧。
对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
恨不得一下给扫平。
小泥鳅竟想翻大浪，
蓬间雀啾啾一场空。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横扫一切害人虫。
走资派叫嚷顶屁用，
革命洪流在奔腾。
坚决跟修正主义对着干，

一定要杀退右倾翻案风。
新生事物如春苗，
顶风傲雪似青松。
学习大寨改天又换地，
自力更生力无穷。
解放军狠批投降派，
两眼炯炯迸火星。
宋江是个复辟狂，
上梁山就把诡计生。
篡夺领导做美梦，
称兄道弟假惺惺。
残酷镇压起义军，
一心受招安忠朝廷。
投降派决没有好下场，
宋江死在皇帝御酒中。
陈独秀，狗王明，
瞿秋白，罗章龙，
刘少奇，贼林彪，
这些货都是黑蛀虫。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他为修正主义拚老命。
妄图让国变颜色党变修，
革命人民坚决不答应。
如果他的阴谋一得逞，

旧社会的惨景会重生。
千百万人头要落地，
地球上就要出现多少“万人坑”！
我们要和他斗到底，
不获全胜不收兵。
苏联的悲剧岂能再重演，
它是历史的一见证！
卫星尽管上了天，
红旗落地多惨痛。
我们要举起铁拳头，
坚决跟走资派作斗争。
继续革命不停步，
奔向那共产主义锦绣前程。

红卫兵杀上阵

(天津快板)

张同春

咱们红卫兵，
革命永不停，
毛主席挥巨手，
咱勇敢打冲锋——
向着走资派猛开火，痛击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号召咱，
评《水浒》、批宋江，
用马列主义，
把思想来武装——
识别投降派，批判投降派，打倒投降派咱们有力量。

宋江这条狗，
心黑灵魂丑，
一肚子坏水，
满嘴喷恶臭。
从小读经书，

最会耍阴谋。

一心当大官，

耍作宋朝狗。

投机梁山泊，

“招安”不离口。

宣扬忠和义，

宋朝的吹鼓手——

眼看着晁盖的革命路线得胜利他怀恨在心头。

那时梁山泊，

晁盖掌着权，

英雄聚大义，

壮志冲云天。

官兵莫奈何，

威名震中原。

船坚器械精，

山寨建雄关，

粮草备得足，

练兵热浪翻。

但等号令动，

大兵出梁山——

横扫官军夺取鸟位就在指日间。

革命形势好，

宋江胆颤惊。
决心搞投降，
先改“聚义厅”，
换上“忠义堂”；
黑旗树山顶，
要“替天行道”，
效忠于朝廷——
把晁盖的革命路线彻底来修正。

梁山自此后，
投降派掌大权。
宋江求赦书，
最后被招安。
内奸投降派，
宋江都占全；
又去打方腊，
奴才加鹰犬——
狗宋江用农民军的鲜血买来了厚禄高官。

梁山大起义，
被宋江叛卖；
千万要警惕，
内奸投降派。
评《水浒》，批宋江，

联系现时代，
我们阵营内，
也有投降派。
邓小平和宋江，
好象一个胎，
挂着大羊头，
却把狗肉卖，
搞修正主义，
打革命招牌——
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拚命往后拽！

别的咱不表，
单说教育革命。
这条战线上，
经常有斗争。
文化大革命，
激烈又迅猛，
打倒阎王殿，
教育得新生。
孔老二那一套，
扔进垃圾坑，
苏修的破烂货，
统统都扫清。
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

指引航程——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欣欣向荣！

“五·七”金光道，
越走越宽广。
千百万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与工农相结合，
改造思想；
接受再教育，
走进大课堂；
学习大寨人，
生铁炼纯钢——
广阔天地来扎根革命斗志昂。

工农兵子弟，
走进大学院；
工宣队师傅，
粗手掌文权；
开门办学校，
课堂更广阔。
理论联系实际，
直接服务生产；
千万项设计，

填补了空白点，
社来又社去，
本色永不变：
亿万新一代，
誓接革命班——
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的一统天下彻底推翻！

教育革命，
大路朝阳。
一部教育史，
开创新篇章；
一代新人，
茁壮成长；
无产阶级专政，
固若金汤。
全世界人民，
哪个不赞赏——
教育革命就是好传遍五大洋！

革命洪涛里，
往往有逆流，
最近教育界，
回潮又抬头；
走资派还在走，

革命人民要战斗。
邓小平好象蓬间雀，
闭眼睛瞅瞅。
奇谈怪论，
发自臭阴沟：
“教育质量差，
需要赶快扭。”
狗嘴喷臭粪，
把新生事物咒。
教育大革命，
吓昏他的头；
他和黑宋江，
搞的都是“修”！
背着党中央，
要把方向扭，
要让国变色，
要使党变修——
他是扼杀新生事物的刽子手！

这个刽子手，
和黑宋江相同；
钻进革命队伍，
充当蛀虫。
扼杀新生事物，

否定文化大革命；
如果丧失警惕，
革命被蛀空——
梁山的覆辙、苏联的教训要牢牢记心中。

亿万工农兵，
跃马挥战戈，
展开大辩论，
遍地燃烈火！
批臭黑宋江，
烧焦蓬间雀；
击退翻案风，
战地奏凯歌——
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我们红卫兵，
挥笔上战场，
向工农兵学习，
狠批黑宋江！
教育辩论中，
勇敢当闯将。
揽月上九天，
捉鳖下五洋；
勇于攀高峰，

革命反投降，
接好革命班，
永把红旗扛——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步朝前闯！

宋江与林彪

(对口快板)

雷 动 腾 急

- 甲 批宋江，烈火烧，
乙 反投降，卷狂飙。
甲 反击右倾翻案风，
乙 咱们狠批宋江与林彪。
甲 宋江与林彪一样坏，
他俩都是投降派。
乙 宋江与林彪很相同，
是革命队伍的俩蛀虫。
甲 宋江听晁盖造了反，
他屁滚尿流吓破胆。
他最恨农民造反夺皇位，
恶毒诬蔑晁盖犯了弥天罪。
乙 郓州城他杀了人，
投机梁山暂栖身。
为升官跻身饱狗群，
他排挤晁盖捞资本。
甲 林彪耍，也难找，

他投机革命也很早。
在敌人面前吓得他发抖，
他怀疑红旗能打多久？

乙 毛主席狠狠将他来批判，
写下了光辉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此他乔装打扮来伪装，
反革命野心暗暗藏。
藏野心，为夺权，
一朝得志要变天。

甲 宋江、林彪俩黑瓜，
他俩都是野心家。
宋江为实现野心揽大权。
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都用完。

乙 他整天围着晁盖哥哥、哥哥叫得甜，
好象瞎驴转磨盘。
表面对晁盖真亲切，
暗地里却野心勃勃想篡权。

甲 可暗中把晁盖来架空，
他从不让天王领兵去出征。
一等晁盖中箭亡，
他夺权阴谋更疯狂。

乙 他在晁盖灵前把鼻子拧，
扯着喉咙动高声：
“哭一声哥呀叫一声哥，

你咋忍心扔下我！”

实际是“哭一声哥呀叫一声哥，
寨主咋不让给我！”

- 甲 众人把他忙扶起，
他一屁股坐上冕盖的椅。
他把脸皮猛一扒，
死皮赖脸把话发：
“今日我暂且坐此位，
以后有人我引退。”
他心里是“今后我永久居此位，
谁要反对我杀了谁。”

- 乙 他的阴谋得实现，
梁山的路线彻底变。
他一心给皇帝来尽忠，
篡权后，首先改了“聚义厅”。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把投降主义路线来宣扬。

- 甲 “聚义厅”改后投降心更急，
又挂起“替天行道”破黑旗。
菊花会把投降诗词唱出口，
盼招安一心想做皇帝的狗。

- 乙 走后门东京去投李师师，
要打通“枕头关节”求诏旨。

- 甲 贼林彪，念黑经，

- 搞投降他比宋江更精通。
文化大革命实在好，
把刘少奇彻底来打倒。
- 乙 林彪一见刘修倒了台，
他比死了亲爹还悲哀。
重新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
慌慌忙忙再把刘少奇的后尘步。
- 甲 天天语录不离手，
时时万岁挂在口，
“最最最，忠忠忠”，
象歪嘴和尚念黑经。
- 乙 表面活，全做尽，
妄图给自己树威信。
背地里，磨屠刀，
咬牙切齿似魔妖。
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反动透顶罪大又恶极。
- 甲 黑宋江，这条狗，
窃据梁山头把手。
- 乙 贼林彪，是官迷，
想在中国当主席。
- 甲 鱼爱鱼，虾爱虾，
乌龟爱的是王八。
宋江、林彪一个脸，

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乙 宋江见了地主大恶霸，
高呼有罪忙跪下。
明明是梁山打了大胜仗，
他心里象欠了皇上一笔账。

甲 捉了官军一个兵，
他的心里猛一惊。

乙 擒了官军一个将，
心疼得象拴了他爹一个样。

甲 宋江口口声声反高俅，
可见面吓得屁滚又尿流。
赶上前慌忙解开五花绑，
忙趴下把头磕得咚咚响：
“小可宋江又作恶，
怪我不该把您捉。
小可宋江不是人，
冒犯尊严把您擒。
请收下三千两金银下梁山，
代我向皇上问个安。”

乙 贼高俅告别就要走，
黑宋江急忙拉住手：
“见圣上代小可宋江来请求，
就说我盼招安盼得白了头。
我宋江早下决心要投降，

高太尉千万要帮这个忙。”

甲 贼林彪和宋江，
好象同胎两只狼。

乙 古今两个货，
同唱一个腔：

甲 宋江对地主恶霸仁义厚，
林贼他专爱地、富、反、坏、右。

乙 猴子搂住猢猻睡，
贼林彪精心培植“小舰队”。
搞复辟，日夜想，
黑暗角落结死党。
搞《“571工程”纪要》变天账，
妄图把牛鬼蛇神全解放。

甲 宋江毒，林彪坏，
活象两颗烂心菜。
两个毒瓜一根藤，
都是念的孔孟经。

乙 宋江林彪真毒辣，
借助群众力量往上爬。

甲 宋江把梁山大业来出卖，
换了顶乌纱帽头上戴。

乙 宋江叛变受招安，
拿着起义军鲜血换大官。

甲 宋江当众夸海口，

- 专作皇帝看门狗。
- 乙 这条狗，特别凶，
要为皇帝再立功。
- 甲 持屠刀，忙披挂，
张牙舞爪打方腊。
告别徽宗离狼窝，
豺狼本性大发作。
- 乙 宋江毒，宋江坏，
宋江终于是奴才。
- 甲 贼林彪，黑宋江，
穷凶极恶真嚣张。
为夺权切齿又咬牙，
磨刀霍霍往上爬。
- 乙 挑起群众斗群众，
唯恐革了他的命。
- 甲 搞阴谋，施诡计，
分裂破坏是他的拿手戏。
- 乙 革命洪流不可挡，
投降派都没有好下场。
- 甲 黑宋江，乏走狗，
一瓶鸠酒把命丢。
- 乙 贼林彪，狗豺狼，
为投降苏修烧死在温都尔汗。
- 甲 宋江、林彪两对照，

统统都是修字号。

乙 宋江、林彪一样臭，
都是奴才和走狗。

甲 宋江、林彪一样劣，
真是两只迷途雀。

乙 宋江林彪流毒广，
直到今天有影响。

甲 对，走资派还在走，
革命人民要战斗。

乙 邓小平和宋江、林彪都相同，
刮起右倾翻案风。
戴上修正主义有色镜，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甲 邓小平把复辟倒退搞，
先从教育、科技来开刀。
要关门，要扭向，
妄图拉回到修正主义老路上。
要使党变修，国家亡，
向资产阶级来投降。

乙 这些现象不奇怪，
这一伙也是投降派。

甲 毛主席指方向，
阶级斗争不能忘。

乙 拿起笔，作刀枪，

- 千军万马批宋江。
- 甲 战鼓擂，卷怒涛，
穷追猛打贼林彪。
- 乙 马列主义是统帅，
要批倒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 甲 批宋江，批林彪，
把修正主义连根刨。
- 乙 批林彪，批宋江，
把投降主义葬汪洋。
- 甲 批林彪，批宋江，
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
- 乙 反复辟，反投降，
基本路线放光芒。
- 甲 劈荆棘，
- 乙 战恶浪，
- 甲 勇冲锋，
- 乙 不迷航。
- 合 永远跟着毛主席，
永远跟着党中央，
反击右倾翻案风，
革命红旗永飘扬！

投降派的眼泪

(相 声)

翟 梅

- 甲 人的感情十分复杂，
- 乙 对，喜怒哀乐样样俱全。
- 甲 我就非常喜欢研究人的感情。
- 乙 噢？！那您都有些什么研究成果？
- 甲 经过反复的研究，我发现每个人都会哭，也会笑。
- 乙 废话，谁不知道高兴就笑，伤心就哭啊。
- 甲 每个人的阶级烙印不一样，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和感情也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哭和笑也就不一样。
- 乙 对，哭笑也有阶级性。
- 甲 单说哭，就有好多种。
- 乙 哪几种？
- 甲 有难过的哭，有高兴的哭，有嚎啕大哭，有偷偷的哭，有淌眼泪的哭，有不淌眼泪的哭，还有……
- 乙 停停，这不淌眼泪的哭，怎么哭啊？
- 甲 就这样哭：“哎咳咳咳”！
- 乙 这哪叫哭呀，这不是干嚎吗！
- 甲 对，这是比较明显的假哭。

乙 还有假哭？

甲 有哇。有的人本来没有极端悲痛的心情，但是为了笼络人，迷惑人，就硬挤出几滴眼泪，或作出哭的样子，这就有了假哭。

乙 好。你对哭还真有研究。哎，研究哭干什么？

甲 揭露他们，教育人民，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乙 好！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理论，评《水浒》，批宋江，揭露投降派。你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啊！那么，投降派的哭有什么特点呢？

甲 都是假的。

乙 都是假的？

甲 他们善于将真象荫蔽起来，而用假象蒙蔽人民；他们惯用哭声麻痹人民的斗志，而用眼泪模糊人们的视线，最后达到以哭篡权。

乙 啊？！以哭篡权？历史上有用眼泪把权哭到手的人吗？

甲 大有人在。我一说他的特征您准知道。

乙 什么特征？

甲 头发没有脸黑。

乙 那我知道，投降派宋江。脸比头发还黑呀！怪不得人都叫他“黑宋江”。

甲 黑宋江出身地主，是个反动官吏，他投机革命，为的是，受招安，当大官。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我发现他是经常化装呀！

乙 化装？

- 甲 他本来是副黑心肠，却要画副红脸膛。
- 乙 伪装革命！可是那化妆颜料怎么能骗过众人的眼睛？
- 甲 那宋江化妆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用颜料……
- 乙 这宋江化妆……
- 甲 用眼泪和鼻涕。
- 乙 好恶心人！
- 甲 他这样画（哭）“啊哈哈——”（做以眼泪鼻涕化妆等动作）——就得了！
- 乙 他要用眼泪泡软人心啊！
- 甲 据不完全统计，《水浒》中的宋江哭过三十多场。而且哭的花样繁多：诸如潜然泪下，仰天而哭，眼泪暗流，无泪干嚎，跪着哭，坐着哭，边说边哭……，总之，（越说越快）耍阴谋搞诡计，说哭就哭，说停就停，眼泪来得快，眼泪收得急，眼泪很及时，眼泪多如雨，又及时又如雨；用眼泪镇压革命，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及时雨”。
- 乙 噢！“及时雨”是这样来的。
- 甲 是啊。
- 乙 那你说说宋江的眼泪为什么那么多？
- 甲 他有个水库。
- 乙 在哪儿？
- 甲 在海里面。
- 乙 水库在海里面？在哪个海里面？
- 甲 脑海里面。

乙 你说清楚啊！

甲 宋江每次哭，都有其罪恶目的。总的来说，只要是对投降有利，忠君有效，他的眼泪就可以如泉似雨，随时抛洒，甚至滚滚滔滔，没完没了。

乙 那你说，黑宋江为什么动不动就哭？

甲 哭是他搞投降主义的诀窍。你看那贪官高俅，调动了千军万马却伤不了梁山泊一草一木，投降派宋江倒用眼泪浇灭了农民起义的革命烈火。

乙 真是“屠刀不灵，眼泪有用”。宋江、高俅两只狼，宋江比高俅更毒辣！

甲 那可不。（念快板）宋江投机上梁山，千方百计想篡权。第二把交椅还嫌小，架空晁盖他耍手腕，晁盖不幸中箭死，他可比谁都哭得欢。

乙 他是怎么哭的？

甲 他来到晁盖灵前，将长袖子往眼睛上一遮——“啷噲……”

乙 怎么了？

甲 眼泪夺眶而出。

乙 怎么那么及时呀！

甲 他的长袖子上浸着辣椒水呀！

乙 老奸巨滑！

甲 他捂着眼睛，大放悲声，整整哭了三天三夜，象死了爹娘一样，哭得发昏。

乙 他哭那么久干啥呀？

- 甲 晁盖生前对他的两面派行为有所觉察，因而没有立他为寨主，他不哭得格外痛，能篡权吗？再说，晁盖去世，群龙无首，人心悲痛，山寨始乱，已经篡夺了第二把交椅的宋江，光哭不干，不是把梁山搞得更乱吗？
- 乙 噢，他这是向众头领施加压力呀！软硬兼施，真可恶！
- 甲 当他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时候，忽听吴用等人一旁言道（用京剧道白）：“山寨不可一日无主，哥哥权且临此位坐一坐。”
- 乙 中他的奸计啦！
- 甲 宋江一听，正中下怀。只听“叭嗒”！
- 乙 什么声响？
- 甲 宋江的水库闸门关了。又听“嘎哧”——
- 乙 又干什么？
- 甲 宋江目的达到，“嘎哧”一笑：“军师言之极当——你说得太对了。”
- 乙 活象一个丑剧演员！
- 甲 宋江爬上第一把交椅，泪水未干，就凶相毕露。一句话，把晁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让出身贫苦的起义军头领靠边站，而提拔重用那些恶霸地主、反动军官，彻底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
- 乙 这前后用了多长时间？
- 甲 时间不长。
- 乙 多长？
- 甲 三分钟。

乙 啊！他来得及考虑那么多吗？

甲 他这是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了蓄谋已久的话。

乙 你是说：这几天他痛哭流涕是假，考虑篡权是真？

甲 对。你听听，他这样高兴：“呜—呜—呜！”

乙 什么意思？

甲（哭声说出）“晁盖死了他狠哭，越哭越能当寨主！”

乙 真狡猾！

甲 他又这样哭：“昂—昂—昂。”

乙 什么意思？

甲（哭声说出）“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

乙 真反动！

甲（哭）“咬—咬—咬！”（哭声说出）“替天行道，招降纳叛，杀人放火为招安！”

乙 真阴险！

甲 他就这样哭了三天三夜。

乙 也就这样想了三天三夜。

甲（合）计划了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

乙 难道起义军没人反对他吗？

甲 怎能不反对？在一次菊花会上，宋江装作酒醉，抛出了他盼望皇帝招安的招降书。

乙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甲 所以当即遭到起义军头领们的强烈反对。李逵气得“拍”的一声，一脚踢翻了八仙桌，睁圆双眼，挥动板斧，高

声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黑爷爷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乙 好一个梁山英雄！

甲 宋江一急，露出刽子手原形：（哑声地）“给我杀！”

乙 杀谁？

甲 杀他黑爷爷！众头领一听宋江要杀李逵，忿忿不平，立刻一拥而上，站在李逵一边，替李逵申辩。顿时形成一个“杀李逵，将逼反金山”的局面。

乙 这说明投降派是不得人心的。

甲 宋江见势不妙，赶忙使出他的故伎，（做自打脸状）“我该死，我该死！”

乙 又要哭了。

甲 （哭）“哎嘿……李逵与我情分最重，我怎能杀他！只怪我一时贪酒，险些误了兄弟性命！”（又自打嘴巴）

乙 这家伙又用这一套蒙蔽人！

甲 他就这样用泪水浇熄了一场反投降的斗争。

乙 看来革命人民要想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学会识别投降派！

甲 还要学会和他们斗争。比如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投降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每次胜利，也就是反对投降主义的胜利。

乙 看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必然要搞投降主义！

甲 是啊，现代的投降派，在国内投降地主资产阶级，搞阶级投降主义；在国际上寻求社会帝国主义作靠山，搞民

族投降主义，我们革命人民必须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乙 不斗争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

甲 幸连他们不善于同投降派作斗争而失败了。在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梁山起义军受了招安，去打方腊。这时，宋江就不惜血本，拿出了无数的炮弹。

乙 什么，宋朝那时会有炮弹？

甲 有啊！

乙 什么炮弹？

甲 就象珍珠那么大。

乙 珍珠那么大？

甲 透明的。

乙 透明的？

甲 软的。

乙 软的？软的能伤人吗？

甲 能。伤人可多啦，成千上万，最后把方腊革命军都镇压了。

乙 这种炮弹怎么发射？

甲 很容易。

乙 怎么个容易法儿？

甲 宋江的眼睛一挤，就出来了。

乙 啊，泪水炮弹啊！

甲 对。战场上，被宋江带去打方腊的梁山将领战死一批，宋江就哭一场。你看他：大哭一声，往后便倒，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哭死了。

乙 死了？！

甲 又活过来了。

乙 我说哩，他哭惯了，死不了。

甲 他每哭一场，就在梁山弟兄们中间掀起一股反动的复仇情绪，使他们以革命的方腊为敌人，驱使他们更疯狂地投入反革命战争，真是“宋江眼泪不止，江南血流成河”！

乙 宋江这个剿杀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真可恨！

甲 人们恨他，皇帝爱他。

乙 怎么个爱法？

甲 让他高升！

乙 升什么，升太尉，和高俅一样？

甲 高！

乙 升丞相？

甲 高！

乙 那，皇帝会让宋江当皇帝？

甲 高！

乙 再高就升天了！

甲 哦，不，是下地狱了！

甲 乙 （合）反正都是个死！

乙 他不是十分忠于皇帝吗？

甲 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他再忠也不行。

乙 对，走狗的命运就是被主子用罢了又一脚踢开！

甲 你看，皇帝派天官给宋江送来了御酒，他得意忘形，摇

头晃脑。他敬天官一杯，天官说，不会喝，他就自斟自饮，边喝边咂嘴。

乙 活象一条哈巴狗！

甲 他正品着滋味，（捂肚子）“哎哟——！”

乙 怎么了？

甲 肚子疼起来了。他心中疑惑，天官为什么不喝？肯定是酒中下毒药了，哎呀，妈呀！——吡！

乙 又怎么啦？

甲 酒杯掉地下了。

乙 原来投降派最怕死！

甲 宋江死在旦夕。他想：“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不忠。为了保忠，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死了也罢。只是小可宋江一命呜呼，那李逵得知，定要造反，岂不坏了我一生忠义之名？干脆星夜派人急把李逵召来，用药酒毒死他，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与他同年同月同日死，既在临死前为皇帝立了一功，又可全我‘义’的名声，岂不两全其美？”

乙 真是奴才本性至死不变！

甲 宋江骗李逵喝了毒酒以后，便马上抱住李逵，泪如雨下，大放悲声，哭了起来！

乙 多么虚伪！他这场毒雨太及时了，临死还要扑灭梁山的最后一颗星火！

甲 是啊！

乙 这次哭，他准是又往长袖上浸辣椒水了。

甲 没有。

乙 反正他是假哭了。

甲 没有。

乙 啊？难道他是真哭李逵？

甲 没有。

乙 什么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没有假还没有真？

甲 你听他这样哭：“噫——噫——噫！”（哭声说出）“宋江我表面哭李逵，实际哭自己！”

乙 还是假的。到死也要两面派！

甲 （哭）“昂——昂——昂！”（哭声说出）“没想到我宋江，当奴才没有好下场！”

乙 活该，活该！

甲 （哭）“哼——”……

乙 怎么哭不出声来啦？

甲 断气了。

乙 毒性大发，死了！

甲 宋江死了，还有继承人。

乙 谁啊？

甲 蒋秃子。

乙 哦，你是说人民公敌蒋该死呀！

甲 对。你看他反动透顶；可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他哭得比谁都厉害。

乙 他是怎么哭的？

甲 那天，他跪到孙中山先生陵前，只听得“噤、噤、噤”！

乙 这是什么声音？

甲 磕响头！他接连猛磕几个响头，额前磕起个大血包。便抱着头，咧着嘴，大放悲声，惹得好多人围上来看。

乙 让人都感到他和孙中山先生最亲！

甲 亲什么呀！

乙 不亲为什么哭得那么痛？

甲 主要是那几个响头磕得太疼了。

乙 原来是用“苦肉计”，想吃小亏占大便宜！

甲 当时，有个国民党将领凑到他耳朵边，悄声说：“这样未免太丢人了吧。”蒋该死一听，立刻站起来，揉了揉眼睛，摸了摸头上的大血包，和没事人一样，不哭了。

乙 眼泪收得真快！

甲 所以当时有人做了两句诗来形容蒋介石的哭。

乙 哪两句诗？

甲 叫做“哭声能放也能收，眼泪好比自来水！”

乙 太形象了！

甲 可是一般的善良人们哪里知道蒋该死这些伎俩。他就用许许多多卑鄙的手段，骗取信任，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乙 大权到手，凶相毕露。

甲 对。他出卖革命，出卖人民，投降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死有余辜的反动派，卖国贼。

乙 真阴险呐！我看象他那样以哭篡权的，不会再有第二个

了。

甲 有，还是个秃子。

乙 还是个秃子？

甲 赫秃子。

乙 赫鲁晓夫啊！

甲 对。你别看他后来那么凶狠地咒骂斯大林，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他为了篡权，可是比谁都哭得痛呢！

乙 他是怎么哭的？

甲 他窃居了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怕当不上第一书记，就在斯大林的遗体前，下死劲一把将他的高鼻子拧了个360度。

乙 干什么？

甲 拧疼了好淌眼泪啊！你看他，拧完鼻子又捶胸跺脚，眼泪鼻涕一齐流，“爹呀爹呀”乱叫！

乙 他为什么要叫爹呢？

甲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当面把斯大林叫做“Великий отец”！（威里机阿结此）

乙 什么？

甲 “Великий отец”！

乙（学）“威——里——啥？噢，我知道了！（猜测）是……为什么还不死？”

甲 他敢！他当时为了骗取信任，就用俄语把斯大林叫做“Гелйкий отец”——“伟大的父亲！”

乙 当面叫“父亲”！

甲 背后却用最恶毒的字眼咒骂斯大林，并用篡夺的权力烧毁了斯大林的遗体，把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抛进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深渊，投降了资产阶级！

乙 真是典型的投降派！那么，还有没有以哭篡权……

甲 有，还是个秃子。

乙 还是个秃子？

甲 林秃子。

乙 对对对，林彪是有名的“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阴谋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投降苏修的家伙，这谁都知道。

甲 对。

乙 哎，有没有第五个……

甲 有。

乙（抢说）还是个秃子！

甲 是谁？

乙 我哪知道。

甲 你不是和我抢着说嘛！

乙 我发现前四个以哭篡权的大都是秃子；我想这个当然还是——

甲 不是秃子，是傻子。

乙 啊——就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呀！

甲 对。就是他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乙 合作化时期——

甲 他反对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乙 人民公社建立时期——

甲 他和刘少奇狼狈为奸，叫嚷人民公社化搞糟了。

乙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暴发了——

甲 邓小平吓破了胆，预感到面临灭顶之灾，象一只疯狗跳将出来，“汪汪”嚎叫：“赶快给我派工作组去，快给我镇压，给我扑灭这漫天的大火……”

乙 就是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甲 之后，被革命人民群众打倒了。他想起宋江用眼泪把权哭到手的绝技，也学起宋江的样子——“呜呜……”

乙 怎么，也哭了？

甲 对了。在风口浪尖上，一边哭哭啼啼，一边写着检查，一边口里念念有词：“我要悔过自新，我要重新做人。”还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赌咒发誓——

乙 发什么誓？

甲 （带着哭腔）“我，我，我永不翻案！”

乙 他是跟宋江学成了！

甲 他当面赌咒发誓永不翻案，背后却咬牙切齿要反扑，他刚重新上台，他写的《我的自述》的墨迹还未干，便反攻倒算，大搞翻案，泡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

乙 他又刮起了右倾翻案风！

甲 毛主席指示：“翻案不得人心。”全国人民积极响应

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召，向着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发起猛烈的进攻，回击右倾翻案风。

乙 这回当代的宋江又该哭了吧？

甲 这回哭不出来啦！

乙 看看古往今来的投降派，这正是：（念）一天到晚恹恹惶惶，泪水掩盖蛇蝎心肠，机关算尽不自量，

甲（合）到头都没好下场！